「民陣」每年「七一」霸佔維園的特權應取消

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　資深評論員

今年「七一」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紀念日，20年來「一國兩制」實踐雖然遇到不少挑戰，但依然成就非凡，理當普天同慶。特區政府安排了300多項慶祝活動，多個團體也申請在7月1日前後借用維園球場舉行慶回歸活動。「民陣」霸佔維園多年的特權必須取消，絕不能只許「民陣」搞遊行，不許百姓慶回歸。

維園絕非「民陣」私產

「民陣」今年的「七一」遊行未獲批准使用維園足球場，「民陣」召集人區諾軒「發爛渣」，宣稱場地被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「打尖」、「佔用」，攻擊政府「洗太平地」、「政治封殺」、「收窄市民言論及集會空間」云云。反對派喉舌《蘋果日報》的社評聲稱，「民陣」申請維園作為今年「七一」遊行起點被拒，是搞「只許州官回歸，不許百姓遊行」。

康文署在3月15日已接獲慶典委員會的有關申請，到4月3日才接獲「民陣」的申請電郵。康文署在考慮申請時，理所當然先批予有優先使用權且提早申請的慈善團體慶委會。

有網民指出，「民陣」輸打贏要，「你當咗維園係私家場？」有網民更一針見血指出：「俾你哋班友霸足19年啦！仲想點？」維園是香港人的維園，難道維園只有反對派可以租用，其他機構就不可以？

「民陣」與「港獨」同流合污

「民陣」於2002年9月成立，號稱由50多個本港反對派政黨團體及海外「民運」團體組成，其中的政團包括：公民黨、民主黨、職工盟、「新民主同盟」、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、「街工」、「支聯會」等；海外「民運」團體包括：「民主救港力量」、「中國民主黨香港支部」、「中國社會民主黨香港分部」、「中國工黨香港分部」、「中國勞工通訊」、「中國人權香港辦公室」等；本港其他團體包括：「人權監察」、記協、教協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「港獨」組織近年來成為「民陣」「七一」遊行的常客甚至是遊行領頭軍。

2003年「七一」遊行令「民陣」極度亢奮，更受到外國政治勢力的青睞。翌年，「民陣」繼續策動遊行，「民陣」狂車大炮宣稱有53萬人上街，超越2003年。此後逢「七一」遊行，「民陣」都恬不知恥例牌報大數。「民陣」報大數屢次被揭穿為何仍不悔改？當然，最明顯的目的是製造虛假民意，既向政府施壓，也為反對派造勢。但同時與報大數向主子多領人頭費有關。

「港獨」組織近年來成為「民陣」遊行的常客甚至是遊行領頭軍。例如：2004年「民陣」臨時加入「捍衛港人自主、無懼中央威嚇」作主題，高喊「港人自主」、「港人自決」等口號，是首次帶有明顯「港獨」色彩的「七一」遊行。遊行隊伍中有「台獨」勢力人士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更在facebook上為遊行打氣，表示「民主是我們共同的追求，風雨同行，香港加油！」說明「台獨」勢力已是明火執仗介入遊行。

2005年「民陣」遊行主題為「建設民主香港，重奪我城未來」，這是赤裸裸的「暗獨」口號，有拿着「香港旗」及「香港獨立」旗幟團隊參與遊行，並一直出現在龍頭位置，比起「民陣」隊頭的橫額更前。

去年「民陣」「七一」遊行，由公開主張「港獨」的林榮基擔任遊行隊伍「牽頭」者，還聲稱這是為了「表揚林榮基為香港民主運動作出的貢獻」云云。充分暴露「民陣」與「港獨」同流合污，狼狽為奸的真相。

「民陣」遊行撕裂社會

「民陣」每年「七一」搞遊行，另外一個目的是「掠水」作為反中亂港經費。由於激進「本土派」、「港獨」勢力冒升，他們也趁機在「七一」當天在遊行沿途擺街站「掠水」，這些組識包括「熱血公民」、「香港眾志」、「青年新政」及「普羅政治學苑」等，甚至連「佔中」三丑戴耀廷去年搞的「雷動計劃」，由於進行民調「需要用錢」，也出來擺街站搶錢。

在歷次「七一」遊行中，警方一直以專業、克制的態度維持遊行秩序及社會治安，得到社會各界好評。但近年來「七一」遊行出現了連串有組織的針對警隊的行動，對警員肆意挑釁侮辱。「民陣」的目的是製造混亂和爭議，挑起市民與警方衝突，繼而借題發揮攻擊警隊。

「民陣」的主要工作就是策動每年的「七一」遊行和其他遊行，每年「七一」，維園被「民陣」霸佔為遊行的集合地和出發點，並以這作為侮辱、反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「行動宣示」。

「民陣」「七一」遊行不僅衝擊法治，破壞社會安寧，煽動暴民政治，挑釁侮辱警方，引發香港社會內部撕裂、分化以至相互仇視，而且劍指香港「七一」回歸，旨在否定「一國兩制」和基本法。「民陣」每年「七一」霸佔維園的特權應結束，絕不能只許「民陣」搞遊行，不許百姓慶回歸。

聽「君」回歸一席話：宜趁廿周年坐低傾

回歸20周年之：名人談

香港回歸20年來的發展，大家各有看法，身處議事廳之中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，更覺社會意見的多元，但他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，卻能明確概括香港回歸後這20年的經歷，「20年的轉變很大，世界上也出現了幾個波浪：金融風暴、沙士、科網（泡沫），世界各地的經濟也有波浪，但香港比其他地方做得好，這就是『一國兩制』的好處，有國家做後盾。」他指出，隨着社會政治風氣的鐘擺由激進漸漸擺回中間，而7月1日亦是主張「新風」的新一屆政府上任的日子，期望社會藉此契機，在回歸20周年之際，好好總結，再展望香港未來的路向。　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、朱朗文

回想20年前，香港面對回歸議題、面對「一國兩制」的創新制度，梁君彥坦言有些人也會憂慮，不知道「一國兩制」是不是真的，有人甚至認為這是「香港末日」、「香港已死」，又有人說自己會坐牢、香港將沒有言論自由等等。但事實卻反映「一國兩制」確切地落實，香港還是最自由的經濟體、競爭力排在世界前列，「中央是支持『一國兩制』的，也想『一國兩制』成功，當然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挑戰，因為『一國兩制』畢竟是史無前例的。」

社會爭拗拖慢發展

對比港英年代，香港人「搵食至上」，近年社會不再只看重經濟，不同議題如房屋、教育、社福等都多了不同聲音，甚至可以說是爭拗。對此，梁君彥並無負面看待，「這是大家想擁有、覺得自己是香港一部分的體現。」他續說：「但如果大家都只看重自己的利益，不願意一起解決問題，社會發展的進度就沒有那麼快。」

至於要解決什麼問題？梁君彥認為，最根本的問題是大家對「一國兩制」的看法不一致，「香港得以成功有賴『一國兩制』，我們為何不坐下來一起解決，在『一國兩制』中發揮最大的自由度、發揮最好的給香港，也看着整體國家的發展、地區的發展去做好？當中的矛盾就是大家不同的演繹，以及不肯坐下來一起去解決。過往兩三年的撕裂，就是大家各持己見。」

雖然如此，梁君彥抱着「變幻原是永恒」的心態，指出當政治風氣的鐘擺已蕩至最激進的一端，自然亦會擺回來，「我們都看到極右勢力的膨脹，但現在又回到中間了一點。」

總結得失展望未來

至於屬於香港的鐘擺，他認為大家可以停一停、想一想，「隨着回歸20年，是否也是時候總結成功和沒有那麼成功的事，去向前邁進呢？」梁君彥指出，現在是很好的契機：香港踏入回歸20年的里程碑，下屆政府亦將於7月1日上任，是時候可以回顧總結和展望未來。

「會否是一個好的契機，令行政、立法關係做得好一點？將所有施政理念向市民解釋清楚，得到市民支持，去解決市民關心的問題，如樓房問題等。」梁君彥續說，解決房屋問題不能只靠口說，還要去做事，檢視香港有多少土地、可以如何發展，思考是否任何土地亦不能開發等。

盼行立攜手想辦法

他指出，現時只有約7%的土地用於建屋，如果能多獲得3.5%的土地，資源已大增五成，「在20周年之際，大家是否可以去嘗試解決這些問題？還有教育、醫療和長者等，其實不同的黨派（的立場）並非南轅北轍。」

梁君彥期望不論政府或立法會議員，應一起埋首去想解決方法，將好的做法延續、不好的摒棄，共同計劃香港未來的發展。

■梁君彥希望立法會返回正軌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

公職越高越低調　掌立會盼回正軌

特寫

香港特區踏入20歲，梁君彥亦年長了20年，社會經歷變化，他亦不例外。梁君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笑言，20年前的自己年輕、充滿朝氣，做工商生意，為工商界發聲。做了多年公共服務，現已貴為立法會主席的他，「（變成）生意做唔到、聲音出唔到」，以往經常自由出行，現在也因知名度提升而要低調一點。

梁君彥笑說，「不過也有好的，就是有好的機會幫香港做點事、幫立法會做點事，也希望讓立法會返回正軌，讓市民看到立法會真的幫到他們做事。（有）不同意見不要緊，但整體要幫香港做到事才正確，如何在多元化、不同角度中去融匯所有意見，為香港服務，這就是(我的)改變。」

被問及在重重角色身份中，自己最喜歡哪一個，梁君彥不苟言笑的臉上，展露出難得的笑容：「爺爺囉，我最鍾意同兩個孫玩。」他說，自己每天早上都和兩個分別3歲和3個月大的孫兒玩45分鐘才上班。

雖然沒有在各項公職身份中選擇，但梁君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，背後就懸掛着他任職業訓練局主席時所獲贈、寫着「潤物無聲」的匾額。

他說，做職訓局主席很有意思，因為職訓局可以改變年輕人的一生，「由你中三讀不上去，可以讓你讀到上大學，我們還有學生在劍橋大學取得博士（學位）。我覺得幫到這些人，他們跌了一跤，你幫到他們，比幫到很聰明的學生更好，很聰明的學生並不用我們幫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、朱朗文

面對拉布無奈　盼改行立關係

特稿

近年立法會拉布成風，議會外的市民大多怨聲載道，在議會內陪坐、陪「揿鐘仔」（表決按鈕）、陪聽「催魂鐘」（召喚議員回會議廳的鐘聲）的建制派議員更苦不堪言。在議會待了13年的梁君彥，在訪問中想起了這一幕：2008年，當時正值金融海嘯，特區政府為協助中小企，成立1,000億元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，財務委員會僅用了5分鐘就通過了撥款申請。

梁君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，想當年，議員都有心為香港做事，所以事情就變得容易，「但現在往往因行政立法關係欠佳，往往有議員因不喜歡一項政策，也覺得沒有途徑與政府溝通，所以就出動到拉布。」

他強調，雖然憲制下容許議員拉布，但拉布會阻礙會議進度及經濟民生事項。

「要阻止拉布，不能每次都要靠主席『剪布』，這解決不了根本上的矛盾，一定要做好行政立法關係，才能解決這些矛盾，政府和立法會互相制衡，也有共同責任為市民福祉着想。」梁君彥希望政府開誠佈公，以不同途徑將施政理念及重點向市民交代，也要與不同黨派接觸尋求支持，「當一個議員為反對而反對，公眾是有眼見的。」

以往自己做議員碰上拉布時，梁君彥覺得十分無奈，「要留在立法會內，什麼也做不到，又希望法案獲得通過。」如今角色轉換了，他要做的就是平衡。

憶5分鐘撥款千億助中小企

他強調，議員有權亦有責任反映民意、監察政府，但議會時間有限，作為主席要平衡議員個人權利、社會整體需求及政府施政，「如果議會時間只是用來點quorum（法定人數），為拉布而拉布，當時在那邊（作為建制派議員）的感覺是不好的，現在又會有另一種想法，但當然也希望再出現5分鐘通過1,000億元撥款的場面吧。」

13年的議會生涯，他看到的除了是變本加厲的拉布，也目睹了光譜的變化：繼早年出現激進派後，去年又出現所謂「本土派」、「自決派」，本屆首數個大會就上演宣誓鬧劇及其續集，「尊貴的立法會議員」形象漸漸不復見。

不過，他再一次套用其鐘擺效應，指出經過訴訟和人大釋法後，鐘擺似乎回到較中間的位置，立法會過去幾個月的運作亦較為暢順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、朱朗文

拒絕「文化播『獨』」　校方責無旁貸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廿四味

近期網絡上出現了一個名為「本土工作室」的組織，主要是製作大量宣傳「港獨」商品，例如文具、月曆、旗幟、服飾等，不論產品種類為何，都會印上「香港獨立」等宣傳「獨立」、分裂、挑動兩地對立的字眼。這個「本土工作室」近期更積極進入校園，近日就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擺攤，售賣「港獨文化」產品，大庭廣眾公然「播『獨』」。

這個連地址都不敢寫出來的「本土工作室」，此地無銀地表示，其宗旨是「以設計/創作宣揚『香港本土』意識；不屬任何團體或組織」。其實，這完全是大話連篇，這個「本土工作室」，實際就是「香港民族黨」、「青年新政」等「港獨」組織在背後推動成立，目的是要以「文化播『獨』」，進入校園。這是「港獨」勢力的一個新趨勢，說明校園將是「港獨」的下一個主要戰場。

這個「本土工作室」的出現，與「港獨」勢力被重創有直接關係，宣誓一役，「青年新政」兩名「獨派」議員被褫奪議員資格，人大釋法在制度上粉碎了「獨派」人士進入議會之路，加上社會民意反撲，「獨派」已成過街老鼠，頭面人物紛紛出走，「青政」梁游等人只能垂死掙扎。「獨派」受到巨大打擊，於是開始調整戰略：一是大舉入侵校園，利用「學生動源」在中學「播『獨』」，而各間大學學生會基本上已被「獨派」及「激進本土」掌控，「港獨派」亦利用各學生會「堂而皇之」的進入校園。二是通過「文化播『獨』」，通過一些文化手段，以較軟性的手法如漫畫、網台節目以至商品銷售等在社會上宣揚「港獨」。「本土工作室」正是「港獨派」將魔爪伸向校園的產物。

對於「港獨派」公然在校園內售賣產品，校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，這不僅因為「校園內不得進行商業活動」，更重要的是，「港獨」違反基本法，也涉嫌觸犯多條刑事條例，屬於非法行為，大學學生會絕不能與這些「港獨」組織合作售賣「港獨」產品，校方如果任由這些組織公然在校園內售賣「港獨」產品，同樣要承擔責任。

校方拒絕擺賣「港獨」產品，與打壓「學生會自主、言論及思想自由」無關，而是在「一國兩制」之下，校園絕對不能成為「播『獨』」之地，更不能容許「港獨派」在校園內借「港獨」來做生意，這些行為已是抵觸了基本法，如果校方不阻止，教育局也應該阻止並且嚴正追究。

「港獨派」大舉入侵校園，目的就是要在校園「播『獨』」，培養第二梯隊。諷刺的是，教協等組織對於反對國民教育不遺餘力，但對於「港獨」入侵校園，卻是隻眼開隻眼閉，難道在他們心中，了解國家認識歷史就是「洗腦」，宣傳「港獨」就是「學術討論」？如此雙重標準，反映其政治蒙蔽理智。

「港獨」意在分裂國家，損害國家及香港安全，並不屬於言論自由範疇，難道商量謀殺犯罪，都是言論自由？社會不容「港獨」，學校更不能讓「港獨」入門，校園更不能淪為「港獨」以至「台獨」、「藏獨」藏污納垢之地，教育局應該採取針對性措施，學校也應主動出招保護學生。